



寒水齋先生集

四

書

卷十

~16
2420
4



和
2420
15-4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答李子雨

濡○壬午閏月

炎勢乍殘不審台候佳重今年雨水支離峽江凡四
漲而猶不及丁卯畿甸之成海或由於關東之巨浸
耶無論被災多少考之前史其應不祥此際懸象又
如彼誠極憂虞執事佩國家安危其有所默籌者耶
古人安不忌危今人處危若安此何故也深懲此弊
千萬警惕以副朝野之望

答李子雨

丙戌七月

別紙謹領諭意如早引退可無向來之狼狽豈不好哉然從今謝世永免憂虞亦非晚也文叔何足羨哉仲和進退愚以爲至寬未伸則當含痛終身死於溝壑若 聖心悔悟出於至誠惻怛幽明之間一毫無憾則亦當許國盡瘁糜粉爲期此在其心之自斷非外人之所可指揮也若夫中心不欲出而只以一謝爲塞責地則愚未知是何道理竊恐益有傷於分義也如何如何望夏商研

與李子雨

西米事初出於朴秦淳疏廟堂通共議斷云而近聞

言者或云右相專主或云台監專主何言爲是耶李臺疏後領相一辭卽出而台則久入不出未知當初有發端事耶抑末後主張都在於台監耶何故獨任其咎也全不知首末可鬱可鬱然事已至此言出人口則在我應之之道只宜引咎自責期於謝退庶幾無拂於輿情自安於私分近有言台監濼怒李臺云此言決知其不然而如或有髣髴者恐未淡思愚意不但不可怒雖丁疏他人尚可論其用心之公不公而在我似不當詆斥言者蓋遇變處謗道理如此不然恐輾轉層激漸至不好境界將無以收殺幸須商

量焉

與李子雨 己亥三月

伏聞 聖惠近有所加憂慮何極就中禮安章甫以栗谷先生於退溪有及門請益之事將立祠于陶山近處主守頗有助成之意甚盛舉也座下若與之相熟望須送簡加鞭如何

答李啓以 光夏

兄之平生慎密弟豈不知而但當此之時身居宰列而得免人之指目豈不誠難事哉以此居常奉念之矣近日亦未聞有一言出於兄口而但有人頗謂某

台真箇少論不知兄何以得此聲哉此弟之所以深憂過慮者矣今承別紙所示令人灑然是故人知我而我不知故人其以不相信責我者甚是甚是雖浮百罰大白只當泥首而媿謝矣然做時終不如說時更加珍勉無或少忽如何大抵被人指目者非必自身有所為而得此名每因儕流過從不知不覺浸浸入其科臼矣今之所謂少輩者亦豈不是士大夫而其中一隊人不可不遠之夫夫不然他日之悔有不可勝言者兄不可不知故并以奉白下諒焉

與趙子直 相愚

寒水齋集卷七

書

三

昔我同春先生病中謂允菴先生曰彼高山仰止揭之壁者心實擬之於公也斯誠至言也今日諸人凌踏允翁如彼兄若思師旨何不以一言提醒後輩耶往在甲子歲兄寄弟書曰尼事實斯文之陽九今亦不改前見否楊津聯枕之夜兄謂弟曰我則無可慮叔範難恃君須善導此言亦記得否滄桑百變老仙不死手撫金狄坐談前生今日吾儕說舊無乃近此耶好笑

與趙子直

允菴先生德望如泰山北斗舉世無不尊仰至尼尹

背師以來雌黃之說稍稍而起四五年間所謂少論者全不敬畏構捏虛無極其無狀幾於半國皆然於是鑄積之黨得以藉其說釀成大禍當時論己巳之事者必以尼尹爲作俑者可謂得其實狀也禍初卽以尼尹爲大司憲且所謂伸鑄之冤者必先以尼尹爲證左彼輩聲勢之相倚卽此亦可皎然也

答李養叔願命

父死未殯服祖以周以此說推之父雖先亡猶不忍死之至於服祖以周况今祖母先亡於父在之日則長孫之不爲承重似無可疑而猶論代服與

否至謂服可再制者何耶抑承重與代服有二義耶

禮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自義率祖等而下之此言以仁則父親於祖以義則祖重於父也父死未殯服祖以周之說出於賀循是則父與祖之間顯有輕重斷非禮意杜佑之載於通典尋常未曉祖死父亡則嫡孫承重義當然也俗所謂代喪二字禮經無文唐荆川集論之詳矣

嫡子未終喪而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則於小祥受服亡在小祥後則只伸心喪三年而除此

說推之則今父喪在祖母小祥之後其不爲受服似明矣而沙溪以爲只伸心喪未知恰當者何耶且司馬操駁徐襄之說以爲外襄終事內奉靈席爲練祥禫祭可無主之者乎又以爲喪必有服所謂主祀所謂有服皆所以言代服之不可已而并稱禫祭則小祥後猶可代服耶

先師答美村書論此頗詳故謄呈宋洗馬之孤追服祖喪蓋知有此書故也

來諭祖父死後父死者期以後不制服只心喪云云問解老先生以練後只伸三年爲未知恰

當則其意可知矣通典何承天之說以爲當須
中祥乃服練云恐此說爲可行無礙也蓋只伸
心喪則於大祥將何如故鄙意每以何說爲得
小祥後猶可代服則受服當在何時若以小祥後
之故不爲代服則當爲心喪其服色當何如若不
爲心喪則其出入祖母几筵之時當用何服乎
愚以爲小祥後不可不代服其父成服後卽當受祖
服何可一日無服乎出入祖母几筵時當服祖母齊
衰服矣

勿論代服與不代服代主其喪則決矣其行祖母

大祥時祝辭當如何乎

旣曰主其喪則何可不服喪乎旣服其喪則大祥之
祝當用恆用之文

若不爲代服則祖母喪有禫乎無禫乎若行禫祭
則當在何時乎嫡子雖亾冢婦尚在又有次喪人
嫡孫雖不代服猶不可不禫乎不禫則次喪人於
大祥後當服何如服乎

嫡孫在父喪中則祖母之禫不可行也諸父於當禫
之日設位而除禫服爲宜

與李養叔

松崖金公事蹟伏想執事已悉其槩而其詳在老先生所撰神道碑中矣其平生貞操偉識冠冕摺紳而丙丁以後出處略與二宋先生同調至其遺疏一篇可質神明 國法非職正二品以上身所自致者必筵白而後有易名之典故老先生嘗語其子弟曰如得好機會吾當建請適值禍變事未諧矣顧今慣識此老者宜莫如執事未可一陳於 筵席否第此奉稟樂靜市南諸君子皆位不應諡而因 筵臣之請有 特命以此援例不妨耶

答金達甫鎮圭

廟庭追配曾有前例左揆之持難誠不敢知然此係朝家大事非草野之賤所可干預而但聞台意擬以二先生分配於 兩朝此則於愚見不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於 孝廟一時遭逢同為同德之臣則同配 孝廟之庭事理當然今欲分貳未知何意如曰春堂契合允隆於 顯宗朝故如此云爾則竊恐未安幸更思之頃日變兒之來傳台意也酬酢如右今承俯詢略此申布

答宋玉汝相琦

妻喪祝

寒水齋集卷七

書

七

齊體之喪不可以卑幼論然備要既去敢昭告之敢
字則尊靈之尊字亦改以他字似益精當耶此亦臆
說須問兩師門已行之規

遣奠脯

今世不用苞簣遣奠之脯盛以祭器納于靈車到山
次設之奠時去之蓋葬前則靈座之前不可一刻無
食物故也

舒絹疊衣

別以絹一條舒之而次疊一衣藉其首仍卷兩端補
其首之兩傍與肩相齊此在家禮輯覽小斂條并邑

治喪時行之如此絹用全幅長可三尺絹布

禫時網巾

網巾白黑鬣是效家禮黻義然世人皆不行以極麤
黑鬣爲之有何所妨祔後布網巾昔年文谷老峯皆
著之師門亦以爲可

祖奠後夕奠

祖奠既行於臨夕則夕奠更不設行爲宜

內喪入哭

內喪入哭者雖同姓不可太無限節袒免之外則似
未安矣異姓戚誼若切近則平日雖偶未及升堂入

哭有何不可

心喪中受弔

祥事已過雖在心喪之中恐不可受弔但至親則自別雖哭而相見似無不可易所謂喪過于哀者無乃指此等耶

答閔靜能鎮厚

孝廟朝凡係可諱文字極秘之至使顯廟袖傳於先生摠府直所其後先生撰誌文時顯廟使都監守先生所住舍禁人往來又命都監摠相該郎外諸堂郎皆不敢見誌文先生亦嘗諭以前後御札

覽卽丙之只末後一書藏於家不使子弟見之其嚴密可知也到今全無忌諱至發於朝報此何故也愚未曉也且以今日爻象言之書牘雜著多有礙人眼目者不宜輕出愚意欲姑謄七八件藏之溪山及可信處則雖百年之久此集萬無泯滅之理矣然人之所見本自不齊安知己見之必是也只於親舊之間略吐胷中所蘊而已頃者同甫移書欲以活字先刊疏章且言洛中諸公主張刊議者甚多此是斯文大事何敢以一人之見沮止衆論乎以此不得不許旋又念刊役旣舉則不但疏章如序記詩文等不必諱

者不妨并刊故此意亦言於尹瑞膺矣今聞座下建
白於筵中令芸館印出唯望諸君子十分精抄作
四五十卷名以全集若其可諱者以別集續集爲號
追後印出似宜大抵彼此均是爲師門至誠愚雖迷
滯何敢以筵達時不與聞有介於懷也朱子修整
南軒集疏章無抄錄淡意可知沙溪集可諱者不比
今日文字門下與子孫甚多力非不足而易篋後五
十五年乙丑因上命乃行於世其慎重如此然別
集一冊則藏於本家而不刊矣今事曾與睡村台相
議亦與鄙意無參差矣未知今日與此台相議否本

家子孫之意則雖謄出亦以爲嫌未知與之消詳否

答閔靜能

昔年侍坐於九菴先生語及宋監察國蓋先生曰
此人爲監察時差祭詣祭所聞其同氣之計而仍
爲將事臺諫請削版矣對曰旣已受香雖聞同氣
之計恐不敢徑出矣先生曰何可不徑出也鎮厚
竊思之監察或可有推移之道而至獻官則旣已
填祝之後決難變通先生此教恐不無窒礙處近
閱禮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如諸父昆弟之
喪旣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

奔喪之禮疏曰既宿祭前三日將致齋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云云據此則凡差祭之人既受誓戒雖遭重制皆當參祭矣今則受誓戒在於祭前七日其間固不無變通之道而至於受香之後事體尤別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歸恐有不可已者如何

受香之後事體尤別卒事後釋服而歸盛教無間然左傳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八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註曰大臣卒故爲之去樂而終禘祭之事得禮之變云云今於國家大小祀將行

之際若有大臣之喪則皆當去樂而卒事乎若以停朝市爲限則三日似太遠矣只於喪在受香後者用此禮乎伏乞財教

大臣喪去樂卒事左傳註說似可遵行喪在受香後者用此禮鄙意亦與盛見無異

與閔靜能戊戌二月

愚自少陪華陽丈席慣聞師教每稱澤堂公雖自沉晦世不知其學問大家而觀其遺集一遵程朱成法無一言少差且其居家律身無一事少違繩墨真近世賢公也先師於澤老未曾一拜而操文拜墓具道

其嚮慕之實此在遺稿可考也今聞澤翁議謚以文靖爲首望署經之狀已移政府而或者以文字之註道德博聞爲過不無持疑云朝廷旣以先師爲百世儒宗其所定論宜爲公案而獨不見信於尊慕之地則其爲醜正輩藉口之資而害世道不少豈不深可悶哉先師序其文集旣曰義理之精論議之正可以羽翼斯文裨補世道又於謚狀許以獨立惟大賢做得如此而不爲儒賢非愚之所可曉也今之議者豈亦未嘗見先師此等文字而汎然發說耶若爾則取考文字可卽解疑倘已見知而猶有云云則所見雖

高其視先師似讓一頭何不從師說而爲此別意見乎台必有士流間所聞示破如何似聞領台亦有甚麼意思豈其然乎望以此紙奉覽揆其意下而回示如何

答閔聖猷 鎮遠

顯宗丁未有漢人數百漂到耽羅皆華服華語其中陳得等數人頗能文曉事自言 永曆皇帝方保有江南克紹 崇禎之統吾屬卽其人也且其行裝中有 永曆璽書數紙牧使洪宇亮據實密 啓于時三事位不備右相鄭公致和獨掌廟議欲執解于北

金尚書佐明贊助將遣備局郎渡海押來先人時在
散班聞而涕下曰 國事至此吾雖不在言地豈忍
含默乎亟上密疏痛陳君臣大義有讎視 上國之
人投之餓虎之口甘心得罪於天下後世等語不報
時尹體元倡同志數人方具一疏尚夏亦忝太學齋
任與若干儒生擬上貼黃之章一日先大監辱臨鄙
家教尚夏曰余屢以此事爭于 筵席自 上不無
聽納之意而恐語泄生事越趨未決若儒疏入於此
際則 上必以爲事已宣露如此則豈不有害於密
勿之機乎子須姑停疏舉亦以此力言于士友俾并

少遲尚夏奉諾其後屢造門屏以詞廟謨先大監曰
我有一策朝廷若差我濟牧我當隨便善處他日事
發我自當之庶不爲 君相之累矣日昨以此陳乞
於 筵中亦嘗力懇於相公而相公峻拒不納沒奈
何矣然此外無長策當不住申請矣後日 筵中終
以執送爲決太學疏及體元諸人疏一時 上徹而
皆不得力矣先大監每言及此事慷慨悲咤不能自
勝雖位卑力孤言不見用其忘身體國炳炳丹忠可
謂質諸鬼神而有辭於後世矣然其事秘人莫知之
又可恨也先大監一日謂余曰今日諸宰會處元頑

忽攘臂而言曰彼人事之已數十年當待以誠信相
公曰公言是矣左右默默無敢言其非世道人心一
至於此良可痛惋

答閔聖猷庚午

九數之目

魏劉徽曰九章算經乃漢張蒼等刪補周公之遺書
也周甄鸞作草唐李淳風重註楊輝以為黃帝之書
蓋未之考爾一曰方田量地二曰粟布粟者米也布者錢也
蓋以錢糴米三曰衰分衰等也貴賤之等不四曰少
多寡之數五曰商功修築堤墻闢六曰均輸均平
廣截廣之少五曰商功溝渠之法也六曰均輸均輸也

送也以均遠近
輸送之勞費也
七曰盈朒假設有餘不足之法八曰
方程程者木也方者所立行列以求之九曰句股量
量水以土圭測日影之類

衆皆若是

儀禮鄭玄註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
之儀無異也云

君親臨之

此章亦出孝經而父母生之上有父子之道天性君
臣之義十字蓋謂父子之道是天性而且兼有君臣
之義云也其註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以父之親言故曰續莫大焉以君之尊言故曰厚莫重焉云云考見則可詳也此章方說父子之親不應遽及君臣之義真氏所釋似失本旨諺有君與親之道云而來示以為君有君與親之道恐未詳

附遠厚別

儀禮昏義鄭註同姓或取多相褻也賈疏曰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以相褻故不取同姓也集成之說本出於此然而中問去一相嫌之意也禮記郊特牲註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此註亦與疏說相符

可以參考也

聽必恭

此條雖承上文長者而言而既別為一段則其所謂聽必恭恐乍看不知聽誰人言故註必下亦謂字也蓋不唯僮長者之言為可戒而於聽長者言之時亦必正容而恭聽

尊客之前讓食不唾

曲禮與不叱狗本作兩段各說一事而小學合為一段故不免起逕庭之疑此等處正合詳察

民生於三

沙溪先生以五生字皆作生出之意愚嘗以此說爲
定論蓋父生而非父不生二生字正言生出之義民
生於三報生以死二生字推言生之族之義而所謂
生族云者猶言其恩義與生我者一類也

天之所生止人爲大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本孔子答曾子
之問而載於孝經者也樂正子之言無乃指此耶孝
經註曰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
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
夫子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最貴云云

吳註似本於此

應賓客止不毀傷

儉約之意此言應賓客之時以恭敬儉約自持其身
非謂待客之具儉約也節制如搏節裁制之意
犯而不校

語類曰不校不與人比較強弱勝負道我勝爾負我
強爾弱謝氏曰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此皆計較
是非得失之意

民受天地止命也

聖學輯要本然之性條載劉子此言於惟皇上帝註

下先生按曰以天言之則謂之命以人言之則謂之性其實一也不必生疑也

答閔聖猷

論語序說第一板小註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前祭一日云者豈謂未祭前一日牛人供之耶又曰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豈周家祭禮以一牛供祭祀之用而又以一牛供禱神之用耶所謂禱神者禱於何神耶又曰楫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與芻牲之芻云者豈謂以飼牲之芻飼之耶此只是釋楫人二字則不當遽及於其飼

養之節且牛亦牲也則亦不當又下牲字矣未知如何

周禮地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註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于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楫楫謂之杙可以繫牛楫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右周禮文以鄙○鄭司農名衆前祭一日禮所謂前期一日也禱於鬼神詳

見春官大祝玄鄭康成之名也繹祭名詳見大雅鳥
鷩大旨求牛司農以為求福之牛康成以為繹祭之
牛未知孰是然司農說近之周禮有牛人牧人充人
者而無楫人之官而今於牛人所掌之下遽言授楫
人故康成以為此楫人者無乃指牧人充人也云爾
與歟通芻牲之芻大文芻字訓詁也牧人充人禱祠
并考錄于下
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
牲牲○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
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春官大祝掌六
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言甸人讀

禱國有大故天災彌社社稷禱祠註言猶語也
甸人喪事代王受災眚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
禱神也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
也徧社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鬼神
示人

鬼神
地祇也

日三省吾身章註忠信為傳習之本○論本末則
忠信固為傳習之本而語先後則傳習似在忠信
之先蓋忠信行之事傳習知之事必先知忠信之
所當然然後可以行忠信之事矣未知如何
知繪事後素之說則忠信之先於傳習可知

君子不重章章下註游氏說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此道字乃引導之道而與忠告而善道同耶然中間一以字似若謂以善道樂告之云云然則當以道理之道看否然古書未嘗有以好道理為善道如守死善道之善道善其道之謂也忠信善道之善道善其說以道之謂也游氏豈獨以好道理為善道耶抑有可據文字否取考孟子責難於君註范氏說則亦為好道理為善道矣來示孟子註范說已足為據其下又有朱子註說不必更求他證

為政篇為政以德章小註胡氏通條先師云云○四書小註既是 皇明諸儒之所纂輯者則此所謂先師未知何人之師而其師亦為何人耶

看文勢首末此段與上段一串說也所謂先師倪氏之師也似以他處考之胡氏通似以是雲峯所作書各

朱子說似輪藏心藏○輪藏心藏等語出於何書耶不能通曉願乞誨示

似輪藏心句藏句在外面句動句心句却不動句輪藏未知出處似是環轉之器曾見自鳴鐘外面設一輪鐵以象日月運行而其中小鐵則不動此所謂輪

藏心或是此類耶未可知也

道之以德章章下註此其相為終始○德禮固為政刑之始而政刑固為德禮之終矣政刑豈為德禮之始而德禮豈為政刑之終乎相為終始之相字終不得推

相字之用不一古人有對用者如表忠觀碑中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是也有隻用者如山陰老僧遠相過相送柴門月色新是也有互用者如啓蒙所謂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是也此段相字何必以互用看得耶論語或問曰忠恕所以一貫正以其出於自然

之理而相為表裏其語勢與此正相似忠恕豈是互為表裏者此等處當活看也

孟武伯問孝章小註朱子說却是這句分外○却是這句以下不能通曉

分外猶言限例之外此恆用文字也蓋於諸人之問孝則皆以承事之道為答而獨於此指出其愛身之義此限例之外也

殷因於夏禮章識緯

緯如易緯春秋緯之類蓋是後世傳會之書也劉向洪範五行傳亦此類也

八佾篇吾不與祭註范氏說七日戒三日齊○七日戒三日齊大小祀皆然否戒是散齊而齊是致齊耶擊蒙要訣所謂時祭則散齊四日致齊三日忌祭則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云云者見於何書而始於何代耶必非粟谷所勅說者矣伏乞誨示禮記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祭統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戒卽是散齊齊卽是致齊也開元禮散齊大祀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齊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要訣齊戒日數似本於此矣家禮則從簡時祭齊戒三日忌祭墓祭一日矣

管仲儉乎小註是亦可奪也以自傷於民

中門者之意以爲管仲之知與強如彼立爲仲父可也而若民心歸於仲則其權可奪也是以仲故作巨役以勞傷其民使民心不歸於己矣此無說苑不得考其註說而臆

見如此未知是也

里仁篇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小註雙峯饒氏說內謂存處時理是事理○存處二字存此心處此心之謂耶存此心而處之於寂然之地云耶文字似不平稳矣且謝氏說有所理之理字當訓以治而饒氏則曰理是事理事理之理與治亂之理

不同則似失謝氏本意未知如何

處居也亦存字義也理是事理謂是事治也

朝聞道章小註潛室陳氏說此聞非謂耳聞爲心
悟也○此聞字非泛然聽聞之聞乃聞道之說而
真知其所當然與所以然之謂也陳氏之說固無
不可而但直以心悟釋聞字似不相屬未知如何
雲峯胡氏亦以一朝豁然貫通釋聞字亦似未安
蓋人雖聰明未有一聞人之說道而便能默識心
通者亦未有泛聽人之說道而便以夕死爲可之
理竊意必如曾子之真積力久而於道之本體猶

有未盡豁然者及聞夫子一貫之訓而洞然無疑
直對曰唯然後可以當此聞字矣是故齊氏則以
爲必如子貢之間性與天道曾子之一唯而後能
聞爾此說最精矣陳氏所謂心悟胡氏所謂豁然
貫通與曾子一唯固是一般知也而然以此兩者
釋聞字則於字義終不襯著未知如何

朱子曰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
處與潛室所引融會貫通雲峯所引豁然貫通同一
語脉矣心悟之云於聞字似不襯然來論旣以真知
解聞道而以心悟爲病未知其間相遠耶

君子之於天下章註謝氏說心無所住而能應變
○尋常以爲佛老之道只欲心無所住而已至於
事物之來專欲屏絕而不欲應接矣謝氏之說如
此豈佛老亦有應變意思耶

釋氏斷除色相絕學而求頓悟及其既悟之後則任
情肆行猖狂自恣自以爲大自在老氏以無爲而無
不爲爲道如道德經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治人事天莫如嗇治大國若烹小鮮等語
豈非所以應變者乎二氏必看渠家諸經然後可悉
本末有難取次談破

小註雙峯饒氏說虛空中辟塞○辟塞何意
辟疑與辟積之辟同堆壘之意也

一貫章註中心爲忠○此中字似當以去聲讀未
知如何蓋去聲之中猶稱字意人能盡已而無一
毫之未盡則其心便稱足無歉矣慶源輔氏以中
心所存無一毫不盡釋中心爲忠而所存以下乃
推行言外之意非正釋中心二字者如何

中情衷赤等語皆由中而發真實無僞之名也此所
謂中心亦然不必生疑性理字義一條錄于下參考
如何

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
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欲如己心之所欲者便
是恕

程子說以己及物至違道不遠是也○違道不遠
指推己及物而言也以己及物不可以違道不遠
言之似不可通看如何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考二程遺書
十一板之則違道以下六字分註於恕也之下蓋謂推
己及物之恕是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也

唯天之命於穆不已○此穆字亦淡遠之意耶淡

遠二字似不貼著於無間斷之義未知如何取考
詩註亦無訓釋之語伏乞誨示

唯其淡遠故能不息也此詩見中庸二十六章註穆
淡遠也

小註陳氏說大本達道其意自不同○朱子既曰
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則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者
也然則中庸之中即此章之忠也陳氏以忠為徹
頭徹尾工夫而謂異於中庸未知當從何說
陳說不可從蓋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大
本達道皆一意也

答閔聖猷

公冶長篇子貢曰章小註雲峯胡氏說可充之以至於不器○胡氏以子賤可充而至於不器以子貢爲有所局若以子賤爲優於子貢者然此說恐不然矣子貢獨不可充而至於不器耶及其得聞性與天道及一以貫之之訓則恐不可謂局於器也

朱子說有論此一條錄于下

語類曰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

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

焉用佞註全體而不息小註諸說○蔡氏則以仁全體言之黃氏真氏胡氏則以全此仁之體言之陳氏饒氏則以體此仁而全之爲言未知當從何說蓋不息之下下以者字則全體以下非說仁也乃說爲仁者也蔡氏之說似不可從未知如何況黃氏所引或問之說足爲明證陳饒之說雖若少異而全體之與全仁體云者無甚異同矣胡氏以

真之說謂指真之體本自渾全而言此則恐不然
細觀陳說然後謂之人五字則分明謂爲仁者必
全此仁之體使萬善無所不備然後可謂之仁矣
伏乞誨示

文言體仁足以長人本義以仁爲體語類體仁不是
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此章體字實
出於文言蓋全體云者卽全然體之之謂也陳氏所
謂乃所以全體之饒氏所謂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
云者俱不失全然體之之意來說以爲體此仁而全
之者何也真氏所言蓋以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

人譬萬善無所不備然後謂之仁此亦只說仁之體
而來說指以爲體之之事何也俱未可曉也大抵蔡
真不可從其餘諸說無甚異同別無可以取捨矣
子使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按朱子以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釋信字則是指知之未信也
謝氏以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爲言則是指行之
未信也未知當從何說耶蓋漆雕開已見大意直
以窮理盡性爲期而至於日用事物之間隱微零
碎其當爲與不當爲所當然與所以然或不能真
知的見則是知之未信也知旣未能信則其踐履

亦隨所知而有所未盡矣是行之未信也然則二說并行不悖而學者必先知而後行則朱子之說據其本而言之耳未知如何

謝氏所謂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者亦指知之未信處而言之來說謂指行之未信何也以其有心術二字之故疑指行處耶大學或問曰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據此則心術之云未始不用於知處更商之

孟武伯問子路章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竊疑爲人家臣者其職責不但在於簿

書期會之末而已必須輔佐其主使之勿陷於非義然後方可謂之盡其職也今求也爲季氏宰不能救泰山之旅顛臾之伐又從而聚斂而附益之則雖有政事之才恐不可謂盡其職矣聖人何以許其可使爲宰耶且念冉有子路之仕於季氏子路之仕於衛皆不免染迹惡人而夫子未嘗一言其非義何也二子之仕也只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之者也若知其非義則必將潔身遠避而終不能覺悟未免爲君子之大累豈非千古之恨耶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事也雖小職亦皆如此則豈不善乎而此等人其可多得乎家臣職之少者冉有政事之才足以優為此夫子之所以許之也然夫子只許其才而不許其仁其意可知也且泰山之稼等事非冉有之本心他日之不能自樹雖聖人或未之逆知耶蓋人品不齊志尚亦殊責人以所不能聖人亦難之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必也終身不出然後方可不仕於其時大夫之家是故三千之徒蓋莫非好人而終始自守者顏曾閔數子而已其可每人而責其如此乎學者苟昧於內外之

辨不以第一義自居雖以聖人爲師亦沒奈何可不懼哉

子謂子產章小註左傳杜氏註九夫爲井○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以此觀之則八夫爲一井而杜氏何以九夫爲一井耶豈夫字非農夫之夫而以百畝爲一夫耶抑子產廢先王同養公田之法而使九夫各私百畝而每畝皆收其稅耶

九夫爲井是周禮地官及考工記文也食貨志亦以畝百爲夫蓋公田雖是八家之所同養其數元是一

夫所當受者故通計而謂之九夫也

臧文仲居蔡章註節柱頭斗栱也○斗栱何物耶
豈今俗所謂柱頭四蓋耶稅似是今所謂大栱矣
韻會科栱也柱上方斗也今未知其制嘗見公解及
寺刹雕刻板木安於柱上以承樑頭無乃此物耶不
可詳也稅韻會作侏儒柱似是今所謂樑上童子柱
也

令尹子文章○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豈
子文於三已之時以已之平日所施爲者必告於
代已者使代已者得以知我之得失而其善者則

遵之不善者則改之云耶抑子文爲令尹時使以
前乎我者之政必告於我使我鑑前人之得失而
取舍之云耶且集註於子文則曰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於文子則曰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
其仁但特未不四字顯有抑揚之意而以但特二
字觀之則似若抑子文而揚文子以未不二字觀
之則又若揚子文而抑文子何也且念子文之忠
若出於爲國之至誠而無一毫之私文子之清能
脫然無所累於利則亦可謂一事之合仁否抑全
體非仁則其忠其清雖到至極之地而亦不可許

之以仁否竊意全體非仁則雖有一事之忠清而其忠其清必不能無一毫之私心矣一毫之私參錯於其間則焉得爲仁乎夫子之所以不許以仁者以此故耶抑二子之事雖未知其無私心而亦庶乎當於理矣章下註以爲未見其必當於理未知聖賢當此境界使其三仕三已或遭弑逆之變而力不能討則其所以處之者喜怒不形潔身去亂之外又有十分恰當底道理否朱先生必有所酌量於中而下此語矣幸以平日所講究者開示之如何且小註程子說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

云者考諸語類則非程子說而乃朱子說也此豈誤刊耶抑朱子引用程子說耶且其所謂見得時三字未能曉豈比干見得此忠處便是仁云耶且章下註制行之制字豈如修治之謂耶悅於苟難之苟難豈苟爲難事自謂高於人云耶且其彼此交盡之彼此指何而言耶蓋不知其仁之仁仁則吾不知之仁全體之仁也三仁之仁夷齊之仁卽其事而可見其全體也彼則仁之體也此則仁之事也所謂彼此豈指仁之體仁之事而言而交盡云者謂能如此而後仁之體用可以交盡耶

舊政告新來諭上說是但使代己者以下拖引太長也蓋凡人之情例欲上人而子文以己善治之術傾倒於交承之際使之善治如己此正朱子所謂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也其事不亦忠乎特字固是別字之義而古書所稱非唯非特皆但義也未不二字亦多通用愚意則以爲變互文字自是作文之體恐無深意於其間也仁者心之全德也其處事雖或當理其心必無一毫之私然後方可謂之仁恐不當以一事全體分而言之以上孟武伯問子路章小註朱子說論仁處觀之則可知矣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

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如此其心之不能斷可識矣今此子張所問數事驟見雖若人所難及然二子之心本自如彼夫子之不許以仁不亦宜乎曰忠曰清直是據迹而言亦可見聖人辭不迫切處也如使聖人當子文之地未論喜與愠告不告必

不仕於僭蠻至再至三當文子之地必能引君當道
不可則去又必能討賊復讎不與賊共戴天矣朱子
所謂未見其必當於理者似是病二子之不如是矣
未知如何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是伊川語見二
程全書語類云云乃引用也謂人見得比干忠時便
知是仁也制行之制如仲虺之誥所謂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之制謂裁制也苟難出荀子不苟篇曰君子
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
貴負石而投河是行之難為者而申屠狄能之然而
君子不貴者非禮之中也云云申屠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于河

彼此交盡彼指上章與後篇與三仁夷齊之事此即
此章也彼此交盡謂盡知彼章與此章所論仁字之
義也

甯武子章小註新安陳氏說當是發舒以自見○
智者之在治世固當發舒其才知而何可自見其
能以為智耶抑此自字非自己之自乃自然之自
耶

自自己之自發舒以自見似謂發舒其身而見於世
也非發舒其才知而自見其能之謂也然此一句說
得不精切

微生高章○此章之指固無間然而但念今有人
焉人有來乞於我而來乞者既親戚或執友情分
之素所親厚者所乞之物又是疾病喪事之所需
不可不應副者而我適無有必乞諸隣而後可以
與之而當乞之隣家又非乞我者之所嘗識則不
得不轉乞以與曰我適無有故乞於某家而與之
云爾則似無害於直未知如何抑有未免於曲意
徇物耶蓋微生高則必是乞諸隣家喚做己物以
市恩者故不免爲欺心欺人而大害於直矣竊念
凡遇此等事若無要他感德我要恩由己出之念
而精審其輕重緩急少無自欺欺人之心則雖乞
隣與之而恐無不可不必以微生高事懲羹而吹
虀矣未知如何

來說甚當朱子已有所論故錄呈

朱子曰鹽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
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
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亦知可得之處則告
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或
又云若是緊要底物我無則求與之猶自可又
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

藥之類則有之

類語

巧言令色章匿怨而友其人○竊念人之所友非一般模樣也有託爲道義之交者亦有泛然親厚者今有人焉雖無大故無狀衆所共知之惡我則察見其秉心用意之不正不美而其人與我有世世通家之誼或嘗有德於我我所不可背者而彼又頻頻來訪示以親厚之色則我亦雖不以道義之交待之相與往來勿替交誼則未知如何此雖事勢之所不得已而心非其外爲親厚之狀亦非直截底道理而終不免爲欺心之歸甚不自慊

未知如何處之方可盡處已處人之道耶且匿怨之怨字豈謂彼有怨於我而我怨之耶抑我不是其人而怨之耶并乞誨示

匿怨而友其人謂彼人於我有讎怨而拘於利勢內懷讎怨之心外與之相親厚也考見憲問以直報怨下小註朱子說則可知待怨人之道矣來諭云云卽故舊無大故不絕底道理與此章所云不相干夏商之

顏淵篇季路章註程子說求仁不違仁安仁○以里仁爲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說論其高下則此

所謂不違仁者未知安仁者耶利仁者耶竊意不違二字猶未能與仁爲一則豈猶在於利仁地位而幾於安之者乎子路之求仁其利仁之事乎且小註朱子說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云云者豈子路之下工夫於外物奉身者較多心意隱微處較少故云然耶恐非謂車馬輕裘則雖如此而萬鍾之富卿相之貴則不能如此耶子路方無憾時已是煞用工夫擺脫財利之念觀其志必不肯安於此而不求進者必將收拾向內漸下細密工夫子

路恐非終身用力於外而忽略於內者矣未知如何

觀於無伐善無施勞之無字已有不勉而中之意庶幾安仁地位恐不可全以利仁言也子路之求仁其利仁之事乎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其視世之私吝者豈不卓然然比顏子較麤了蓋顏子專用力於性分上而子路之所願在於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其所用力專在外面使子路貧如顏子無車馬輕裘則更於何事做工乎朱子之意蓋病其疎於本地工夫也來諭萬鍾之富云云全不然必將收拾向內云云亦

未然之事不敢可否

小註胡氏說曾皙之所至矣○曾皙浴沂之對只其所見如此非其工夫到此地位而胡氏以曾皙之所至爲言者何也

胡氏所論以氣像言之未嘗及其行處矣

再答閔聖猷

來教所謂聖人必不仕於僭變云云恐不然子文之於楚若是父母之國則雖使聖人當之豈可以僭變而不仕於父母之國乎既仕之後不能止其僭王猶夏則子文當受其責未知如何

以諸侯而僭王則僂是不知大一統之義也雖父母之國聖人豈肯立於其朝乎若聖人生於僭號既久之後而立其朝則必當告於其君而釐正其僭偽亦何可昧然而苟處也哉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答閔聖猷

先進篇顏路請椽章小註朱子說禮記云大夫賜命車

公之大夫再命其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此詳見於周禮春官篇典命之職曲禮三賜不及車馬註三命而受車馬云云賜君賜也

柴也愚小註所引家語說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考家語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此高柴之行也今論語註所載與此不同未可曉須覓他本而考之此數字疑衍

顏淵篇請問其目小註朱子說視遠惟明云云○視遠惟明出於尚書而書註則惟字似以思意釋之蓋謂視遠之時必思其明聽德之時必思其聰也此說則以爲不遠不明非德不聰云云惟字似以語辭看與書註有異何也且人之目力有能遠視者有不能遠視者視遠惟明似難勉強而至其下工當如何耶

朱子說如此書註恐不可從也視遠惟明是明四目之意謂雖疏遠之事見之必明非謂眺望之遠騁也若蔽於近習之姦則不可謂之明也聽德惟聰謂有德之言聽之必聰若蔽於非德之言則不可謂之聰也

子路篇衛公子荆章善居室○居室二字豈指所居宮室而言耶抑指居家產業而然耶以小註諸說觀之則上說似是然則始有乃初作室之時少有乃棟宇旣成之時富有乃裝點恰好之時耶然三有字似不稱於作室文字故不能無疑矣

語類曰常人爲居室不是極華美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據此則居室指宮室言無疑矣三有字來說似得有字活看可也

答閔聖猷

泰伯篇孔子謂泰伯章三讓○三讓只以固遜爲三讓耶抑其所以讓于季歷者果至于三耶語類問三以天下讓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註因有剪商之志○以小註朱子說觀之則大王似是實有剪商之事然則周自大王至武王其取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此豈聖人之心哉豈大王非有覬覦商家之心而知文王聖德足以受天命安天下故傳于季歷以及文王其心一出於爲天下爲生民而無一毫利己之念耶然則傳位季歷非所以剪商而抑有他事實有剪商之迹耶此事見於八佾子謂韶章小註見此則可想朱子之意矣此事旣是朱子之所難說後學何敢妄有所立論哉

以能問不能章註不見物我有問小註此謂犯而不校○物我無間豈專指犯而不校而言耶問不能問於寡亦皆忘物我之事則豈獨以犯而不校爲物我無間耶且以謝氏說在已在入等語觀之則尤分明小註之說恐誤未知如何
以上四事屬義理無窮犯而不校屬物我無間本於或問

朱子說便有合內外之意○善與人同舍己從人爲內而好察邇言用中於民爲外耶然則顏子之未成者何事豈內成而外未成耶豈以有迹無迹

而言之耶

內指我外指人朱子曰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則和人我都無此所謂合內外之意云者正指和人我都無處言也來示有迹無迹云者得其本意以其善與人同與好察邇言分內外則全不然

民可使由之章小註列子云云以能鄙相籠○能鄙相籠何意

能指多智者鄙指愚昧者此四字蓋多智者籠絡愚昧者之意

危邦不八亂邦不居○不八者謂他邦之人不八於是邦也不居者謂本居是邦之人亦當潔身而去之耶然則亂邦比危邦較重何也人之居於亂邦者若是父母之國而又無官守之拘則亦可以隨便善處而免於禍矣恐不必去之未知如何亂謂刑政紀綱紊亂當是時雖已仕者見幾而作可也若至危急存亡之秋則已仕者只當受命於國何敢棄而去之但未仕之人則雖當危急恐無致死之義也不八非但他邦之人不八雖居是邦者不仕其朝則便是八也

不在其位章小註朱子說不可過於天道○不可過三字不能曉得

此言天敘天秩自有一定之則天子當奉行而已不敢有所踰越也

子罕篇吾有知乎章小註朱子說兩端也是一般○竊疑舜之執兩端如有一事或以爲是或以爲非論議不一而我執其兩言之端徐究而細察之擇其合於理者而用之也夫子之竭兩端徹頭徹尾都說盡無滲漏處也彼此兩端似不同而朱子以爲一般何也

中庸所謂執兩端用其中云者於善之中執其兩端而量度取中也蓋惡則已在隱而不宣之中故也今來論以是非言之恐失旨中庸第六章小註朱子說極其明白考之則其一般之意可曉然也

子見齊衰章冕衣裳者○冕衣裳者豈泛指貴顯之人耶抑為貴顯之人固所當敬而見其冕衣裳之時則益致其敬云耶

見冕衣裳者則知其貴尊而敬之云也所敬在人非在於冕服也

小註慶源輔氏說敬愛之心感於內○愛似哀字

之誤

上蔡龜山於此章皆下愛敬字而朱子不非之考精義或問則可知蓋哀與矜皆屬愛故也

自衛反魯章○竊疑周樂雖在魯而不得其位則恐無以釐正之哀公十一年乃夫子致仕時則夫子何以得正其樂耶

與師摯之類講定傳授而已未必在位而主管如今提調也然則致仕與否不必論也

小註朱子說三百五篇○詩三百十一篇而何以謂三百五篇耶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篇有聲無詞說見詩傳三百五篇添此六篇為十一矣

好德如好色章孔子為次乘○衛公躬行淫穢之事而使孔子為次乘則孔子其肯甘心為次乘而隨其後此說似無稽而朱子採之者何也

史記只言同車而今以躬行淫穢之事為言無乃看得太深耶蓋居亂邦見惡人聖人不屑不為此所謂磨涅不磷緇者何可以後人之見強揣其必不然也歲寒章雙峯饒氏說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未知松栢果春後易葉耶

甲春所生之葉至乙秋凋落乙春所生之葉至丙秋凋落經二年乃落故謂之後凋饒氏春後易葉之說未精

可與共學章小註慶源輔氏說權與物勻而生衡云云○權與物勻而生衡七字不能曉得

初作衡時所載之物可一銖則權到一銖而與物平於是一銖之星生於衡上其餘斤兩皆倣此故曰權與物平而生衡云云

鄉黨篇其在宗廟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法則似非宗廟之所在而混稱之者何也

古者大事皆決於宗廟人君示不敢自尊也飲至之類亦其一事也

君在踧踏小註胡陳兩說○胡氏訓適以當其可陳氏訓適以安適兩說似不同當從何說

胡說是

立不中門小註朱子說衮頭相似人君多出在門外○衮頭何物耶且門外非人君常御之所則出在門外在於何時耶

衮頭未詳其為何物然朱子既以此釋棖棖是門之兩傍木也人君出在門外如受羣臣朝見外國使臣

之時皆是

君子不以註齊服也○齊服云者豈謂紺所以為齊服者耶然則齊服乃祭祀時所著之服耶但無所以為三字而直曰齊服也文勢似不暢不能明曉矣

齊服非祭祀時所著乃齋戒時所著也無所以為三字而直曰齊服雖似朱暢然古書下字如此處多家禮小祥陳練服註男子以練服為冠其所謂練服乃指所以為練服之布也可以相證

肉雖多小註胡氏說班伯所謂○班伯何時人而

其言見於何書耶

班伯漢成帝時人彪之叔父其言見綱目又見心經附註樂而不亂章

不多食○或言食薑不多或言凡飲食不多食下說似長

下說是小學兩條通為一行故或者誤認為食薑不多然非本意也論語兩條各為一大文

答閔聖猷

雍也篇雍之言然章小註朱子說聖人所以曰云云○居敬行簡乃仲弓言也而謂之聖人何也

居敬行簡雖是仲弓之言聖人既以其言為然則謂之聖人之言亦無不可

又朱子說臨時兩三番換食次○換食次何義食次即禮賓時坐次也未嘗預定鋪設之所而臨時屢換故云煩擾也

三月不違仁章小註新安倪氏說朱子有二說云○小註所引朱子諸說何者為或問說而何者為語錄說耶其論內外賓主不覺有前後之異而倪語如此伏乞摘出其同異而明教之且尚論此之尚字恐是嘗字之誤

第一說出於或問第二說以下出於語類或問說則以我為主為客語類說則以天理私慾為主為客此所以有前後之異也尚論之尚此間本作嘗

賢哉回也章小註朱子說貧中亦不以累其心○中字似誤

語類作貧窶之中此脫窶之二字

朱子說這裏都黑窶窶地○窶窶以語脉推之似是黑暗之象而取考韻會則曰穴中卒出也又行貌其義似不相稱

夜半極暗時則若有黑氣自上直下如和煙雨脚之

狀此所謂窶窶地

子游武城章註魯下邑○小註胡氏以下邑為非大夫之采邑非大夫之采邑則皆稱下邑耶非采邑則屬於公室而謂之下邑何也

諸侯有公邑家邑公邑之中有大邑中邑小邑如左傳所謂都城大邑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之類是也下邑其小邑也大夫之采無大中小之別故胡氏知其非大夫之采邑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竊意教人之道為學之方必皆先傳以近小而後進於遠大雖是中人以

上之資若於初學之時驟而語之太高則恐非循序之道而聖人之言如此何也

中人以上云者不但言其資質而已也有多少工夫已到中人以上地位者也來示以初學當之甚不然樊遲問知章大註呂氏說○竊詳當務為急指務民義而言也不求所難知指敬鬼神而言也而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二句似若皆說先難之義而無後獲之意何也豈力行而不憚難則自無後獲之念故耶

只言我所當為之事而不及其他此亦後獲之意歟

夏詳之

程子說知不可以兼仁○朱子以為子貢之徒是知者如子貢之徒知極其至成就其德則恐亦不可謂非仁而程子之說如此何也抑知極其至德已至於聖人則渾然無迹不可以仁知二字名狀耶

子貢之徒終若成就其德則便是仁者未成就之前則只是知者而已程子所謂知不可以兼仁只以見在地位而言非論將來事也來示抑知以下恐未然朱子說木簡似界方○方時緣是頓得穩界方何

物方時以下亦不能曉

界方界面方正也似界方之似語類作是方時緣是頓穩謂古人制器必使界面方正者蓋爲方正然後安頓於地得穩帖也

已欲立註狀仁之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用也而何以謂之體也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物我無間之意就心上說故曰仁之體看下程子說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及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等語則此疑自當脫然矣能近取譬註譬諭也○譬以此比彼之意也諭以

言曉人之謂也兩字之義似不相類而以諭釋譬者何也

比有以此匹彼之義譬有匹而諭人之義故作字從言

程子說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人與天地萬物同此理也而其所以視之則不無遠近差等之殊西銘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者猶有差等而此所謂爲一體莫非已云者似無差等之別或恐其流入於兼愛未知如何豈程夫子只說其理之一而非指施仁之方耶

來論所謂只說其理之一而非指施仁之方云者甚
是有人說人與我一體伊川曰他人喫飯子能飽乎
其說分殊處甚明白

程子說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盡仁
道卽是聖人而博施濟衆乃其極工則博施濟衆
不可不謂仁之效也而以爲不干仁事何也

明道嘗曰聖乃仁之成德猶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
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伊川此言與此一般干字不
須淡看

覺軒蔡氏說謂此章論仁○謂字無所當豈誤印

耶

謂字上必有愚字或竊字而編書時誤脫耶

述而篇子食於有喪者○以者字觀之則似指衰
麻者之側而以集註臨喪二字觀之則似指死人
之側未知當如何看耶

語類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
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
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謂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
使人愈哀耳朱子此說甚詳

小註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按武王立十三年而

大會于孟津則寧有文王崩十三年未葬之理乎
且史記未嘗記未葬之事而只錄伯夷之言豈傳
疑之法耶

朱子嘗曰史記是麤率又曰疎濶故於其言多有疑
之者如孔子誅少正卯之事卽其一也然則到今何
可一一準信

又小註練而牀禮○牀何禮

魯大夫小祥後有寢于牀上者故云耳牀今所謂平
牀也

朱子說請於天子而立之○請於天子而立之則

伯夷其肯立乎竊意以義理論之宗國無嗣而天
子有命則旣不可徒守一節而絕宗國之嗣亦不
可求伸私義而廢天子之命伯夷至此不可不立
而第想伯夷平日氣像則必將視如弊屣而望望
然不顧矣若然則國之賢大臣者將何以處之抑
將更請於天子擇於宗室之賢者而立之爲合於
義耶

天子有命則伯夷何敢辭若視如弊屣則是無義者
也孟子必不以聖人許之也

再答閔聖猷

下邑所教左傳說恐不然左傳所謂大都者似謂人臣受封之邑非指公邑也蓋其首尾語意專在於尾大難掉祭仲若以公邑之過大爲國之害則何待叔段受封而後有此言乎且公邑之有大中小三等及小邑之爲下邑必有古書可證者并乞夏教

周禮司徒遂人註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之云而左傳註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以此知大都小都俱是公邑也左傳所載京城是公邑之大者而將以爲叔段之私邑則實有尾大之憂故所以有祭

仲之諫也夏詳之如何小邑之爲下邑未見經傳可證之文而宋時天下諸邑有望繫上中下之等四千戶爲望三千戶爲繫二千戶爲上邑千戶以上爲中邑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邑意小邑之喚下邑是朱子時恆言故論語註如此也未知是否濟衆爲仁之事謹聞命矣而不可以爲聖五字終不能曉豈謂若無仁之全體而但有仁之事功則不可以爲聖耶

以仁性爲體惻隱之發爲用者是一說於此條文義不相干以聖人之盡仁道爲全體之仁以衆人之或

有仁愛之及物者爲一事之仁是又一說此則皆以見諸行事者言之若聖字則是就人之地位而言也蓋此註上條之意謂仁則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不可無別此條之意謂盡仁道雖是聖之極功亦事也不可喚做聖各是一義也

子見冕衣裳章蓋謂毋論某人見其冕衣裳之時則聖人致其敬也非敬其人也敬其冕衣裳也非敬其冕衣裳也敬吾君所命之爵也然則所敬在於冕衣裳而不在於其人也來教所謂所敬在人不在冕服者恐不然經文旣曰冕衣裳者則其人

之賢否在所不論矣如何

愚所謂所敬在人者乃以貴賤言非以賢否言恐偶失照察更詳其上文貴尊字如何冕服雖是君賜必貴人著之然後可敬

靈公與夫人同車而招搖市過之其男女無別而褻狎戲慢如此則謂之淫穢恐非過論也聖人之居亂邦見惡人不但無磷緇蓋將以化其惡而入於善也若見時君無禮無義而旣不能救正又默隨其後則豈聖人之事乎此與見惡人有異蓋惡人而欲見聖人則善端已萌故聖人與之矣惡

人爲不善於前而已反爲之次乘恐無是理矣然
史記只曰靈公使孔子爲次乘而無孔子果爲次
乘之語其下又曰孔子醜之云爾則恐其中間脫
却孔子辭避一節蓋孔子之見南子也於禮有據
則於義無害矣而猶且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况於
此事豈有心醜之而苟從之理乎鄙見如此未知
如何小註以翩翩釋招搖翩翩豈盤遊之謂耶抑
車中作戲如翩翩之狀云耶

辭避之事設或有之古書旣無可據朱子註說又如
此今何敢臆斷其必然乎此等處勢當疑闕詩鄭風
清人章註翩翩遊戲之貌

答閔聖猷

大學序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或者間或有之之
謂也陰陽五行化生之際清濁美惡有萬不同聰
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千百載僅有一焉則下或字
於不能齊之上恐未穩
此言或清或濁之不能齊也經一章或問曰或貴或
賤而不能齊也又曰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或不能無
美惡之殊故其所賦又有不能同者以此數條參看
則可知或者非間或之意也

傳二章作新民○此章所以釋新民也而上文言
自新之方下文言新民之效此言振起自新之民
而不言其所以新民之方者何也豈新民之方具
載於治平章故此姑略之耶豈能盡自新之方則
雖無設施猷爲而下民自新故不必別言新民之
方耶然則作之之道當如何

語類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
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
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據此則不別言新民之
方之意可知也作之之道卽孟子許行章所言振德
之之意其集註可考也

周雖舊邦註能新其德○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文
王以生知安行之聖無一點舊染之污則何以新
其德言之乎豈雖無舊染之污而緝熙敬止之功
純亦不已如一箇明鏡雖無塵垢之昏而日日磨
光不使塵垢來昏故亦可以新其德言之耶

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於天地猶可
以日新言况聖人乎終日乾乾夕惕若非日新之事
乎

周雖舊邦小註雙峯饒氏說○饒氏以明命之命

命新之命爲一箇未知人之稟性帝王之受命皆出於上天仁愛斯人之心故可以一箇看否又結之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夫自新新民固是性分內事而若以帝王受命爲人人性內之物則恐未安自聖人言之則天初以睿聖之性與之後以天下與之其所以爲命一也大抵大德必得其位者是聖人性分內事也來示所謂以帝王受命爲人人性內之物恐非饒氏本意

傳三章穆穆文王小註朱子曰緝熙是工夫○章句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繼續固是工夫而光明

則似當以功效言之未知如何

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卽此書所謂繼續光明之意也傳曰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光輝畜之不已其德日新豈非工夫乎詩周頌閔予小子之什敬之章學有緝熙于光明可攷朱先生說在其小註說得最明白

穆穆文王小註○節齋蔡氏說緝熙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之本敬止之止卽止至善之止也何可以敬止爲止至善之本乎

本字似語病

瞻彼淇澳註儀可象也○象即效則之意耶
象法象之意此訓本於北宮文字對衛侯之語見小
學稽古篇末

小註玉溪盧氏說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琢磨
即止至善之工夫也恐不可假以琢磨為得所止
矣未知如何

如琢如磨自修也章句既曰言其所以得之之由而
盧氏直以為得至善之所止果未安

傳六章所謂誠其意小註如鑄私錢假官會○官
會如公家帖文之類耶蓋自欺有大小之分知善

必可為而不能十分用力者自欺之小者也陰為
不善而陽欲掩之者自欺之大者也苟或不察其
小則必至於大朱子之意蓋慮其學者徒知閒居
小人之為自欺而不知毫釐隱微之際尤為可畏
故如是立言耶

官會猶 國朝祖宗時楮貨也以紙半尺許從兩頭
卷束廣三四寸許而打印於其中用之如錢貨也官
會見朱子大全十六卷三十一板奏狀中可致也誠
意章舊註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
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

其意者無他亦由禁止乎此而已中本曰心之所發
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最後
改之曰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經一章誠意註初則曰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
於善而無自欺也先生易箒前三日一於善三字改
作必自慊先生嘗曰經文誠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
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不到處便
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
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
本意也又曰無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

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即當此
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又曰只今有一毫不快於
心便是自欺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於此章學者不可
以麤心求之須從容潛玩於先生前後諸說得其所
以去取之正意如何

傳十章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云云○以他章例
觀之則在治其國之下似當即言國治而後天下
平之意而此所謂老老長長等語涉於齊家而非
治國之事何也蓋泛言治平之道則推本而極言
之如此者固好矣而今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云則文理似不接續故不無所疑矣
上章言治國必先齊其家云者謂齊家而可以治國
矣此章言平天下在治其國云者謂平天下之道不
外於治國也或以或問及此條小註朱子說觀之於此
不過申言上章之意而已然則恐無可疑

所惡於上小註上下已見上文○上文章句雖有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之文更無訓釋之語而此曰
已見上文何也

上下已見上文卽指此段章句不欲上之不欲下之
云云也非指前段章句上下字也蓋此段章句只詳

釋上下二字而於前後左右則泛以莫不皆然釋之
故此小註復釋四旁而於上下則以已見上文言之

答閔聖猷

大學或問蓋其所以異於禽獸小註不歸於所稟
而歸於所賦稟指氣而賦指性耶

稟賦皆指氣質而言語類若論稟賦則有氣而後理
隨而具又曰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此等賦字從氣質
而言處亦多矣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
極也章句或問之以至訓格者至極之至耶來至

之至耶以格者極至之謂觀之則似是至極之至
而以窮之而至其極觀之則明是來至之至若以
至極之至來至之至爲一義則恐不然若以爲非
一義則上下文勢不免矛盾何也章句曰窮至事
物之理又考書註曰格至也至于其廟云云則皆
是來至之至也抑極至云者與至極有異乃極至
於某處云耶願賜誨示

至字之訓初出程子此則來至之意也朱子於章句
雖用此訓而語類又曰格盡也須窮盡事物之理此
則極至之意也譬如人欲上三角最高處則須至白

雲臺然後道路窮盡更無去處至白雲卽來至也道
路窮盡卽極至也來至之處便是極盡地頭則來至
極至之無二義可見矣

理雖散在萬物其用不外人心小註理雖在物用
實在心○人與萬物同具此理苟能致知格物豁
然貫通則可以知物我無間彼此一源而若論其
用則人之理自有人之用物之理自有物之用如
日用酬酢之事則雖千變萬化皆不外於此心至
於草木禽獸之理則各自有其用似不干涉於吾
心而先師之言如此何也竊嘗反復思之而似不

無覺悟者然蓋草木雖自有草木之用而用之者人也禽獸雖自有禽獸之用而用之者人也是如此穀之可食蓼木之能補烏喙之有毒是果穀蓼木烏喙之性也聖人致知格物而知其如此故種果穀以濟人用蓼木以療病制烏喙之毒使不得肆是草木之用在於人也如牛之耕馬之乘雞之晨犬之夜是牛馬雞犬之性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能調馴畜養而各授之職是禽獸之用在於人也推類而長之莫不皆然蓋人與萬物本同一理故致知之極無所不通既能盡己之性而又能盡物之

性如此則理之無二致蓋可信矣假如草木禽獸人不用之則雖有其理而終無其用矣用實在心云者正以此也敢以愚見仰質幸賜斤正但天地山川則亦推不得如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萬物資生地之用也吐雲霧產草木山之用也有深淺有波濤水之用也是四者之用欲歸之吾心而終不可得幸賜誨示更思之有道之世則天地山川之用各順其性無道之世則天地山川之用皆失其軌人雖不能使天地山川爲是用而其用之或常或乖實由於人用實在心云者豈以此耶

盛見大槩得之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所謂處物之義則理之用也且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然則天地之用豈不在聖人之心乎

小註朱子說不成倩人格物○倩人何義豈謂胡氏之言非真知實踐之發有似借人言語以為己語模樣耶

朱子以胡氏身親格之之說為病蓋以為格物本其所自為之事雖欲代人為之不可得何故必下親字云爾倩人代人之意也不成不可得之意也

為守則易尉為尉則陵守○易即輕易之謂耶按

本傳曰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云云為守之守亦太守耶且漢家官制都尉次於太守令次於都尉耶并賜詳教

易輕易之易本文作去聲守郡守也周顯王十九年秦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初皆襲秦故則此文所謂都尉明是秦之尉也監與令俱似次於尉再答閔聖猷

誠意章小註賺連下文以下似以間居小人為非自欺者故竊疑自欺有大小間居小人乃自欺之

大者恐不可不謂之自欺故前書有所仰質非敢以爲善之意稍有不實者謂非自欺而必如間居小人然後方可謂之自欺也下覆辭意極其諄悉甚覺開豁而但似未察前書本意者然故敢此申白蓋陰惡陽善者雖是大故無狀底人原其用心則只欲內欺心而外欺人其視爲善之意少有不實者雖大小迴別此亦不可不以自欺言之矣未知如何更賜指教所欲知者只是間居小人之爲自欺與否耳

先師嘗於心經釋疑中解賺連下句一款曰賺市物失實謂自欺是極細事乃連間居小人極麤處看是如市物者之失實也先師平日之說亦如此故愚則常以是爲定論矣今若謂間居爲不善之小人其初不能禁止其自欺之萌積至于此則可若直以自欺言之則恐非本意

或問小註歸於所賦來教賦字從氣質言處亦多云以亦字觀之則豈謂賦字本義指理而言而亦多有從氣質言處耶更詳或問本義則氣有清濁美惡故質有智愚賢不肖分氣質言之而下賦字於質字之上其小註門人之問者以智愚賢不肖

之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爲疑分明以所稟指氣而所賦指質矣然則質指形質之已成而言而氣則指氣已具形未生時耶賦字則勿論理也氣也質也而言稟受則皆可下耶

從天之付與於人而言則謂之賦從人之得於天而言則謂之稟其實一也無論理也氣也質也下賦字亦可下稟字亦可竊詳此問者之意以爲智愚賢不肖是因人之所得之氣有參差不齊而然宜下稟字何故歸之於天所賦耶云則朱子之答以爲賦字如俗語分俵均敷之意人之所得之氣質莫非天之所

分俵均敷也云爾大抵古人於降衷處多下賦字如程子所謂天所賦爲命朱子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之類是也然前日鄙人所引語類二條於論氣質處皆下賦字故以亦多爲對矣

格至之義以栗谷先生語及來教所引朱子說觀之則似當以格物之格爲極至之義而物格之格爲來至之義未知如何來至極至語意有異雖其成功則一也而恐不可謂無二義矣夏乞誨示夏詳或問本文則曰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云云格于文祖之格只是來至之意也未知極

至云者與來至一般耶謂之一般則極字元非來至之意謂非一般則何必引格于文祖之格比而同之耶栗谷先生以為有窮至兩意則此所謂極至云者亦以為有極字至字兩意耶然則與格于文祖之格不同矣

舜將格于文祖則文廟當為極盡地頭若不及此一步則不可謂來至也然則舜之行須到廟中然後始可謂來至於極盡地也蓋行之盡處即地之盡處或從人言或從地言而其為盡處一也何以謂二義乎鄘風載馳章誰因誰極註極至也都人士什繇變章

畏不能極註極至也國語去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此三處亦皆以極處作來至之義須并參考

答閔聖猷

日者所論誠意章歸後反復思惟而得一說焉蓋誠意一章首言毋自欺為誠意之方而慎獨又為毋自欺之方以勉之次以小人閒居一節極言自欺之害以戒之而又以慎獨結之次引曾子之言指示慎獨之方末乃言誠意之功效而總結之蓋既以毋自欺勉之則又必以自欺戒之者自是文勢語脉之所當然也若以閒居小人謂非自欺則

於上下文脉終不續而語甚無味矣是以朱夫子
釋之曰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
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知善當為惡當去而不能
實用其力者非自欺而何其小註朱子說又曰閒
居為不善是誠心為惡也掩不善而著其善為善
不誠也自欺以欺人也又曰閒居為不善惡惡不
如惡惡臭也掩不善著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
此等語意分明以閒居小人為自欺也然則上一
節小註鑄私錢假官會等說何為而然也竊嘗再
三詳玩而得其主意之所在蓋閒居小人自欺之

大者也傳文言其大者則小者包在其中矣後之
學者草草看過不知細察於意慮隱微之際而必
如閒居小人然後方謂之自欺輾轉差謬遂以大
故無狀小人亦謂之自欺蓋閒居小人猶知善當
為善惡之心而若鑄私錢假官會者直是
為惡而無忌憚者是二者蓋有間矣故朱夫
子極論其細密工夫仍言前後學者緣賺連下文
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非以閒居小人為
非自欺也且其下又曰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
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掩著之時又其甚者以此觀
之則朱子之意分明以閒居小人為自欺之甚者

矣前以所教閒居小人止可謂之欺人而不可謂之自欺者恐不敢從未知如何

朱子於自欺之解蓋嘗屢遷其說高明所執初年之見也鄙人所云末後之論也今詳來紙不分初晚之異滾合為一義欲宛轉而成說宜其柄鑿之不相合也來紙所引小註諸說固鄙人之所嘗見也不但此也如經筵講義見五大卷則直以小人之自欺為言尤可為高明之證然非末年定論也且來紙中分註以閒居小人及鑄私錢假官會者分為二等豈其然乎既曰為不善無所不至則鑄私錢等事恐亦包在無

所不至之中矣今考劄疑有論自欺一條錄在下方
夏商之

劄疑第十五卷二十七板註自欺之甚也按章句或問及語類則皆以為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之故陷於閒居為不善之地而此則以閒居為不善為自欺豈初晚之見有異耶小人閒居章句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此正劄疑所謂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之故陷於閒居為不善之地也非直以閒居為不善為自欺也至此三字或問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

此誠發明章句之意似當以此爲正

三答閔聖猷

栗谷先生釋物格曰物理到極處也章句物理之極處當下以伊吐然則格物之格亦以物理到極處看耶竊意格物是吾心到於物理之極處也物格是物理自到於極處也若以格物亦謂之物理到極處則諍解必以使物自詣其極之意釋之方可曉也其文勢似不平順矣經文文字無不貫通條暢豈獨於此下語不平穩耶今以鄙意釋之曰欲致吾之知識則惟在吾心之窮到物理之極處

物理各到其極處而後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云云則未知如何然則章句欲其極處當下以厓吐矣蓋物理元在極處若吾心窮到其極處而無不明則物理之表裏精粗亦無不到矣且或問曰窮之而至其極也栗谷先生亦曰格物之格窮字義多窮字可以屬吾心說不可以屬物理說以此觀之則格物之格之當屬吾心尤分明矣但經書辨疑中諸說皆論物格而未嘗有論格物之語故不能無疑幸乞指示可否

格物之格亦當以物理到極處看章句所謂窮至事

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云者蓋謂人窮得物理欲使其理各詣其極而無餘地云也尤齋先生答金直卿說極明備矣如來說則却沒中間轉環意而直以吾心到於物理爲言此則退溪先生初年之見也其下自到二字則又是退溪末年之見也沙溪病之詳論於辨疑之中豈左右泛然看過耶至於吾心窮到其極處而無不明云者卽近於吾心全體大用之無不明者也方論格物而攬用知至文字無乃不可乎尤齋先生文字數條錄呈覽此則可曉然矣昔年侍在同春先生座上嘗聞講說此章亦以物理到極處

爲義章句上下極處吐皆作伊讀而其後又侍尤齋先生見以厓吐教人仰稟則吐雖不同意義則與春翁無不同矣蓋於答同甫之問極其明白詳味之如何

答閔聖猷

小學明倫篇寒不敢襲○不敢襲衣者豈爲不僂於左右侍奉之際耶若謂只著一衣而不可有加則似太泥未知如何
龍衣似是加著之意在父母之前少覺寒涼任僂加著殊非肅敬之道故云

父母生之章註真說之誤既聞命矣真說又曰合君親而并言以見君臣其義一也君臣之臣明是親字之誤未知如何

臣字之誤來示然矣

嘉言篇古者父母章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來教當時俗禮之諭誠然矣但其上文有曰中月而禫禫而後飲醴酒食乾肉上下之文不同何歟豈上文則論古人居喪之禮而此則欲矯世俗之風故只以俗禮言之卽一變至魯之意耶

溫公非不知古禮之當從而當時俗禮倖難矯革故其作書儀以大祥後飲酒食肉爲言耶來示一變至魯之云似得矣

答閔聖猷

明倫篇孔子謂曾子曰章自故自天子止未之有也○上文旣以立身行道爲孝之終則庶人無立揚之事而何以混稱孝無終始耶豈庶人亦可以立身而進於行道之位故云然耶然庶人旣進於行道之位則當以大夫之孝言之恐不可謂庶人之孝之終也未知如何

上文言夫孝終於立身此蓋通指天子諸侯大夫士

庶而言也孝經註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
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
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據此則庶人雖不敢當
行道揚名之責而於不虧其行則不可謂非其職分
也

答李老泉壘○丙申

日者奉令札仰審侍履萬福慰聳慰聳示諭謂喧囂
之謗至及閒居至以世道爲慨惋未知盛意如何而
有此言耶消長之際首先颺登人或以發蹤疑左右
而愚則決知其不然也嘗見先丈以中立不倚存心

未或有偏係之私而今則引進精銳致此大鑿其與
先志若相不侔此愚之所未曉也心中不能無惑不
得不傾倒今意以爲如何先丈銀臺啓辭一張送呈
先丈於老先生尋常尊仰或有侮毀者嚴斥如此而
今於醜正之輩汲汲引進如恐不及此亦奉疑之一
端願聞其說

乙亥三月二十六日左承旨李光夏啓曰日昨
全羅道幼學沈思溟等來呈一疏請收故奉朝
賀宋時烈合享道峯書院之命而張皇醜詆
不遺餘力臣不勝駭然之至時烈之道德學問

業已 聖明之所深知臣不必更有覩縷而唯
其正大剛方之論最爲一邊人所媚嫉及至已
已終罹禍網士類之茹痛含恨久矣幸賴 天
日之明照燭幽寃卽下復官之 命又許建祠
之請崇德象賢之典靡有遺憾儒林有所矜式
士氣庶幾復振而至於道峯書院配食之舉初
因章甫齊籲斷自 宸衷特下明命令已閱歲
人無異議而獨此一種媚嫉之輩猶懷怨毒肆
然投疏至請收還 成命誣辱之說無所不至
噫嘻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此哉如此醜正

之疏不可捧入故臣據理退卻則卽者又爲來
呈侵攻本院以爲必售之計輕朝廷而蔑公議
莫此爲甚其爲情狀尤極痛惡而渠等自稱儒
疏終不退去此上疏何以爲之敢 稟

答洪士能 致中

漢院跨在大嶺之脊洞天頗寬而山門窄狹北去黃
江四十餘里南去聞慶三十里而道路之崎嶇無比
東則月嶽西南鳥嶺而俱是參天鐵壁南有洛東江
北有樓巖江敵若南來則只防城南而北門洞開敵
自北來則南路之通亦然此他處所無之勝也大抵

守城之難敵兵之環圍也軍食之不繼也漢院則大
嶺東來枝岡遠互敵兵可屯之處遠則百里近不下
六七十里而壑谷深邃道路險惡敵雖欲提兵薄城
其勢難能若欲環守四面則計其周回亦當六七百
里如不能環圍則命令不患不通命令既通則招軍
運糧自無阻闕之慮以此言之則不但南北漢之不
可比求之域內無出於此者矣昨年烏嶺築城時作
一暗門於東邊蘆以為漢院築城後開門相通之地
蓋漢院距烏嶺鷹巖僅十里此亦輔車相依之勢也
聞慶之下幽谷之上有兔棧別路此則左右必曾經

行矣姑毋小城舊在其吭今可修矣烏嶺城役已訖
設二大倉漢院設一大刹用力亦不小矣御畱城在
烏嶺城之內德周城在漢院洞口使尚州營將守御
畱忠州營將守德周忠州尚州各置獨鎮安東忠州
為防禦使俾相救護此驪陽之所區畫也楊津設倉亦其區畫
也一漢院之築驪陽主張至沈大材為縣時先營獨
鎮經紀幾盡事終不諧識者惜之先文嘗力贊其策
是故愚亦稔聞其首末矣漢院築城工役不甚大南
築嶺上北築水落山門又於安富之東麻骨峴塞其
路大都不過十餘里而前忠牧排置太廣太以致人

之訛議亦可歎也中國之城多以甃不以石老峯相
公見山海關城築還京後使瓦署造甃千餘張以爲
日後見樣蓋其用力小而功效倍蓰可試之無疑矣
詢問之意甚勤故以平日所聞者對其大略其詳非
面難盡摯伏之人與聞此等事有越俎之嫌非左右
宜不開口幸須諒之毋以此紙示人

答李德哉

宜顯○丙申

三月廿七惠翰日夕披慰時象如許輦帶之遞固也
鷓鴣雛尤可笑也鄙人禍福在天謹當任之而已
唯是上教至嚴不勝惶恐惶恐似聞比間某人之

隱情盡露時輩間有歧貳者然否和應爲今罪案書
尺久斷洛下矣情問終不宜不謝茲用草修諒之多
少都付神會

答鄭宗之

必東

夫爲妻十一月行練是禮也據此則當服練者經亦
當祛矣

出嫁女子之服是不杖菴則恐無練禫之節朱子曰
父在爲母禫只是主男子言禫旣不得行則練亦可
知

練事雖是卜日而行實當小祥之制朝夕哭豈可越

禮仍行耶參拜一節沙溪先生既以鄭說爲非是其意明見於問解須更考之也大抵喪禮逐節變除如卒哭而罷朝夕奠小祥而止朝夕哭大祥而停上食可見今於小祥既除一節而復添前所無之一節則惡在乎變除之義也世人多行此禮而只是出於情理之缺然而強行之恐非正禮也

既行大祥則當撤几筵而入廟豈有仍行上食之理此事不但朱子以盧履冰之議爲是沙溪以下諸先生皆嘗以爲決不可行恐當以此從事矣

家禮冠婚兩禮以父母及主婚者別以言之者似有
淡義當依此行之然則哀家婚禮則尊長主之行之無不可而至於冠禮則父母方在心喪之中恐不可行也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